

第二期要目

努力爭取空間的勝利！
 二十七年七月十四日出版
 政治家之領導
 再論自信心與時大任
 抗戰到底的幾個基本條件
 一、美國可恥的退却
 二、美國對日態度轉強
 民衆內移西南問題
 續編下(文藝)

張君勱 梁真秋 陸君勳 陸君勳 陸君勳
 孫亞士 孫亞士 孫亞士 孫亞士 孫亞士
 石孫亞士 石孫亞士 石孫亞士 石孫亞士 石孫亞士
 家夫 家夫 家夫 家夫 家夫

再生

周刊

主編者 孫斯鳴
 發行者 再生周刊社
 社址 漢口黃陂街德仁里六號
 價目 零售每份五分
 預定三月五角
 代售 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本刊已呈請主管機關登記
 中華郵政特認爲新聞紙類

時評 努力爭取空間的勝利！

斯鳴

第一年的抗戰業已過去，第二年的抗戰正在開始！假使戰爭是必須爭取時間和空間的話，則我們第一年的抗戰，敵人在時間上所做的「速戰速決」的迷夢總算已完全打破了，而今後的第二年抗戰，我們希望在空間方面，更能夠予打擊者以更大的打擊。

我們試打開地圖一看，從事變的最初爆發點——盧溝橋數起，以至最近戰事最緊張的彭澤湖口一帶止，戰區的蔓延，總算已到了九省以上。合此九省的面積，可以數倍於敵人本國的全境。故單從空間方面言，這一年來的抗戰，敵人在表面上確已佔了絕對的優勢。

但我們如從實際上觀察，敵人這一年來在這些地方，除真正據有一些主要的「點」和「線」以外，其全「面」仍大半爲我所有。且即就那些「點」和「線」而論，其中所有的財產，既已是悉數蕩然，而全部人心，更永遠非任意可奪，故結果實等於徒勞。

雖然，敵人過去在空間上一無所獲固係實情，但我們喪失了偌大的土地也是事實。儘管敵人所已獲得者祇是些焦土，而我方却離已掉了不少的肥沃富庶之區。故敵人的「一無所得」一事，而我方的喪地失土又是一事，初不能把這二者混爲一談，以強自解嘲。

因此，我們趁此第二年抗戰正在開始，爲避免今後土地上更大更多的喪失，願特別喚起國人的注意。我們除了必須繼續長期的抗戰，以消耗敵人的實力，爭取時間的勝利以外，同時我們實還有趕速發動更大的力量，以爭取空間的勝利的必要。

怎樣才能爭取空間的勝利呢？

第一，在戰略上，我們必須馬上從守勢的改爲攻勢的，從被動的改爲主動的，從消極的改爲積極的。而前方一切軍事的配備，也必須從速加強加緊，以期與這一個戰略相適應。過去我們的作戰，最大的目的，本係在延長戰爭的時間，消耗敵人的實力，故戰略不妨主守。現在我們在時間上既已戰勝了敵人，它的實力又已耗費了不少，故進一步來改取攻勢，以求空間的勝利，在戰略上實屬必要。

第二，在步驟上，我們必須從保衛大武漢做起。因爲武漢一地，不但是華中的一個軍事重鎮，抑且是我國目前抗戰的唯一根據地。武漢如一旦有失，不但使中原戰局受顛覆，整個戰局亦起變化，且不能不以全力赴之。故保衛大武漢的一個最好的方法，莫過於能够率先擊破敵軍，深入武漢的一切門戶之前。因爲假若待其兵臨城下，加以拚死的抗拒，時間上已來不及了；故必須於武漢之前，最好能在安徽江西一帶，先有一番嚴密的佈置。大家知道，祇有武漢能够保得穩，然後才可以有所作爲；祇有武漢能够守得住，然後才可以再談其他。否則殆已！

第三，在目標上，我們最後原在收復所有的失土，逐條寇於國境之外。要達到這個目的，不但未失的土必須拚死的堅守，在已失的土地內，我們更要趁敵人兵力分散的時機，趕快起來和敵人拚命，到處發動廣大的游擊戰，把敵人的後方作爲我們的前方。最近蔣委員長不是說過：「要知拚命乃是安全，規避即無生路，在最近的戰鬥中，至少要表現出我們堅忍奮鬥的精神比第一年有進步。」能够努力做到上面這三點，我想，蔣委員長所說的這一年的進步的具體收穫，一定不是別的，而是：——

假使第一年的抗戰是在取得時間的勝利，則第二年的抗戰必能取得空間的勝利！



政治家之領導

張君勱

一國之由衰弱而強盛，由分裂而統一，由紛亂

而治安，由孤立無援而獲得外助，諱何容易。雖然，但世界史上亦不乏此類先例。如一八七〇年卑士麥之統一德國。日本明治天皇之維新，由被鎖國之地位而改革庶政，以進於近代國家之林。列寧於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實行新經濟政策（一九二一）以挽回人心，一九二八以後國內經濟政治漸上軌道，其計畫經濟更為世界所稱許。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撕毀凡爾賽條約，恢復其整軍經武之主權。凡此實例，彰彰明著。他們都是世界上的人物。一個國家有了這樣的人物，自由由衰弱而強盛。我國從前策論中常云：「非常之業，必待非常之人。」即是這個意思。所以一個國家不能不有領袖人物，中國亦然。領袖人物應該具備什麼條件，乃一不可不研究的問題。我以為可分三點來說：

(甲)體力。(乙)智力。(丙)德力。

先說體力。如以為體力二字，太偏重於生理方面，那末亦可以精力一名詞代之。大體上說，凡能建大業者其體力精力必高出尋常一等。因為體格健全，乃能勤苦耐勞，能料理常人所不能料理的事。亦可以說精力飽滿者，一定有勇氣，能遇事鎮定，臨險不懼，雖處極忙亂中，能以從容不迫的態度處理一切。本來立大功者，鮮有不遇困難，且困難復困難，非惟有精力充滿者不能畏難，能堅持不變。在常人怕得不得了的事，在他自有力量能對付過去。秦始皇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物，請看我們史書上所載

的：

「……躬操文墨，書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驅石之一。」（漢書刑法志）

所謂「日驅石之一」者，即是說，始皇日理萬端，而體力甚大。始皇一生的事蹟，如併吞六國，北逐匈奴，築長城，建宮室，巡遊天下。若非其精力確有過人之處，何克臻此？西史中關於沙理曼的記載說，在他狩獵時，能以一手執一野牛，一拳打死一馬。他更有鐵一般的意志，愛秩序，愛公道，富有宗教本能。當時看來，他實具有野獸一般的蠻力。再如拿破崙，他能不斷的騎馬而不覺疲倦。睡不擇地，不擇時，任何時皆可睡，任何時皆可醒，任何食品，他的胃部都能消化。美國的老羅斯福，也是世界領袖人物之一。他曾在非列濱打過仗，他能在馬上二十四小時至四十小時，換馬五次而不須休息。土耳其領袖凱莫爾，他著「新土爾其發展史」一時，其中有一段文章，已講述了四十八小時，筆記者已換了幾人，而他依然講下去，毫無倦容。以我所知的梁任公先生，他在平時不論做事或寫文，能一兩晚不睡覺，在他不算一回事。他常在深夜兩三點鐘開始寫文章至第二天早九十點鐘纔休息，可寫兩三萬字。稿紙非常整潔，很少有塗改的。此即是梁先生精力之勝人處。

體格健全的人，自能按時做事，且每日工作時間決不會短少。遇有工作時間須延長之事，自能不憚煩勞而支持過去。所謂勤勞有恒，胥在此中表現

。他們的勇氣也一定高出常人。譬如兩人爬山，體弱者登至中途，心跳而不能俯視，體強者則不到山頂心不甘，遇有危險時，強者的應付方法亦較多。我再寫幾個實例來說明。美國工人聯合會的領袖羅模斯有一次在講台上，適得其口，手槍已對其胸。他很靈敏的以左手緊握此暴徒之領，右手奪其槍，起初這暴徒還用力掙扎，羅模斯大叫兩聲，終於把暗殺者這手槍奪到他。德國卑士麥有一次出席議會，途中遇着刺客，他受了傷，但依然從容地到議會去，這都是能出生入死無所畏懼的好漢。再有一美國人名畢齊者有一次到新澤西省依利薩伯地方去對當地流氓講演，有些流氓誤會了他，預先揚言，如畢齊敢到此講演，我們一定把他處死，畢齊毫不畏懼，毅然上台演說，並對衆說：「諸位，有人告訴

我，如果我到此講演，就要被殺死，此刻我已到了台上，今晚或不免一死，但在我死以前，我對諸位有一請求，即在諸位殺我以前，和我握手道別。因我死後再無與諸君握手的機會。」他真有膽量，結果居然渡過難關而未把命送掉。

由上述之例觀之，敢說精力乃是為大人物之必要條件。人之精力好比機器的發動力，有此發動力，自能長時間的工作，不怕難，不怕死。但是精力只是大人物做大事的起點，而不是終點。因此外尚有更重要的條件。

(乙)智力 柏拉圖說過，造屋要請泥水匠，

做鞋要請鞋匠。政治亦是專門職業之一，何以世人在「共和國」一書中，很多論到政治家應該如何養成。大意是說，政治家應該學的是些什麼科目，其飲食起居應該如何。可見政治家之應有種種修養，

在古代早就看到了。

凡是一國的大政治家，欲領導全國，須能見人之所不及見。但見到不能算完了，還得有定力，且須有說服人的本領。所謂能見人之所不及見，亦即是所謂先知先覺。凡是一個先知先覺，其國內總不免有一部人反對他的，如因反對即變更自己既定宗旨，那就不配領導全國。須知時常在反復無常游移不定之中，小則害己，大則害國。更須知建大功立大業者，必定經過無數的困難，而大政治家之可貴，即在其能深謀遠慮，事先看到困難所在，胸中早就預備應付方法。不然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結果不但頭腳不治，恐其他病象亦將相繼而來，致國家陷於不可收拾之地步。更有一重要條件，須能知人善任。古往今來之成功者，其在事的方面已有了好的計劃，須知光有好計劃，還是不夠，還得人去做，所以須具有知人善任之明。

關於智力方面分五點來說：

(一)先見。(二)博大。(三)定識。(四)深識。(五)知人。

(一)就先見來說。凡處一事，各有其環境，有事到臨頭纔知道的，有能在事先即看到的。所謂「月堂而風，礎潤而雨。」在有先見者，月暈時知風之將臨，礎潤時知雨之將至，所以政治家貴乎有幾先之見。如諸葛孔明在隆中對劉備之所言，三國形勢，瞭如指掌。其後政治上之措施，不過以隆中所諱者現之於事實而已。再如戊戌政變中之主要人物康有為氏，在進呈「日本明治政變考」序中云：

「昔在聖明御極之時，琉球被滅之際，臣有鄉人商於日本，携示書目，臣託購求，且讀且駭，知其變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臣于鄉

間察開書局以譯之，人皆不信，事不克成。及馬江收後，臣告長吏，開局譯日本書，亦不見信。及東事將興，舉國上下，咸昧日事若視他事，臣前上書言日本變法已強，將襲遼東，先謀高麗，大臣不信，猥以疎賤，九門深遠，格不上達。及東事已興，舉國人皆輕日本之小國，貿然興戎，遂致敗辱。則太不察鄰國，誤輕小邦之所由也。」

我「不察鄰國，誤輕小邦」，豈獨戊戌前後為然，方今又何嘗不如是。此固由於國內不肯研究外事，事先又無防範。簡言之，即無先見之政治家。反過來看日本，他自與西方接觸，便知求統一，議憲法，實行義務徵兵，開辦鋼鐵廠，蓋知此種種乃立國之必要條件。而我國待到戰爭爆發後，方知無兩鋼鐵廠不能打仗，方知國民平日無組織，徵兵之不易行，待到敵兵已攻入心臟，方知舉國一致精神團結之必要。兩相比較，可知有了先見其好處為何如！無先見，其害處為何如！有先見，平時自有充分之預備。在平時時間充裕，自然有了預備，非臨時抱佛腳者所可比擬。對甲事有應付甲事之方法，遇乙事有安排乙事之計畫。若待事到臨頭，那是臨渴掘井，鮮有不失敗者。我國人所最缺少者即在此先見或曰遠見，即令有先見者，事先提出某種問題或某種政策，未有不被人加以唱高調，故意節外生枝，提出難題。等等之舉名之，等到先見者不幸而嘗中，大家口瞪口呆，以不了了之。此為國人之通習。諺云：「曲突徙薪為無功，焦頭爛額為上客。」即以無先見之故，乃恭維此焦頭爛額之人。

我所以特別提出此點者，希望國人，將自鴉片戰爭（一八四二）以至此次中日戰事之百年間經過想一想。此百年中，默想國家所錯過之機會有多少？應做而未做之事又有多少？凡此皆歷來之執政者既不聽先見者之言，而自己又無先見，以致造成今日之局面。

(二)博大 專家之知識，局於一方面，不免於偏狹，然亦有其特長。至於政治家所管者為全國之事，應兼顧各方面之意見。舉最薄者言之，主張重農不能忘工商。主張擴張軍備，不能不顧到國民之擔負力。尤其關於人事問題，若先有成見，即不免有黨同伐異，出主人奴之見解。關於政策之各方面，民間之疾苦，是非得失，贊成反對都能面面顧到，而自其去取。儘管不知高深的學理，但常識不可不豐富。評人者常曰「不學無術」，此即指政治上之見解不深刻而言，以其無學問為其基礎。但以高深學問實望於政治家，實為不可能之事。只須他見聞廣博，不偏於一事一問題，或偏於一黨一派，而能兼聽，或兼容並包，能如此，其距博大亦不遠了。

(三)定識 政治家碰到了大問題，或處於世界幾大潮流中，應該自己已有定識。所謂定識，非成見之謂，更非剛愎自用之謂，而是在複雜的利害得失中，自己有一定方針，其所採取之方針，且須有豐富之理由，可以對國家對後世。例如乘商榷對華公云：「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其對於變法，意志何等堅強。又如相傳宋王安石亦有云：「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此三句是否安石之言，倘有問題，然其意志之堅定於此可見。不過見解過於堅定，即易流於偏見而剛愎，其所以如此者實有其原因。以王安石來說，其為人好學而泥古

，與實際生活尤少接觸，蓋缺乏現代所謂常識。至於商就是法家，過於相信法律的效力，所以終不免於身故名裂。但其有定識有先見，不能不令人佩服。再舉幾個西方的例子。威爾遜總統主張參加歐戰，於和會中發起國際聯盟時，美國上議院不肯通過。他亦明知國會要反對，却不因反對而稍改變其主張。曾說過這幾句話：「我的政策已決定了，你可以辭去或是你把我的職位奪去，但我深信這是國民的眞正要求，我知道人民利益之所在，你們無法可以動搖我。」林肯總統爲南方宣戰之人。因他主張解放黑奴，南方不肯贊同，於是宣告獨立。既獨立了，捨兵戎相見外，實無其他辦法。林肯知爲美國之永遠利益計，非解放黑奴不可。待後來各邦獨立時他根據憲法上聯邦國之權力，責南方各邦不應宣告退出，此乃其以兵戎相見之理由。蓋處此難關，惟有自己辨清是非得失，然後以決心赴之，雖兵戎相見亦所不惜。再如卑士麥，於戰勝奧國之際（一八六六年）軍事家主張長驅直入，攻進維也納。但卑士麥早見將來德國非拉攏奧國與奧國不可。豈可使奧太受屈辱，所以主張停止前進。威廉一世不聽。軍人雖反對，然卑士麥則以去就力爭，威廉一世到底聽從了卑士麥之言。可見政治家對於國家大關頭之際，不備要辨別清楚，還得有堅決的態度，不然將難免失之牽厘差以千里。政治家之定見如上述諸人者，乍看像是不甚困難，尤其是負責導責任者，以崇高之地位，一言一動，誰不聽話，誰敢不從。須知問題不在此，而在其定識之有無價值，要看其國家將來的利害何如。假定僅靠一時的轟轟烈烈而爲國家長久計未必有利而無害，且是非方面未必真合於是非之公，即不能謂其有真識見。所以政

治家的定識，實乎有廣大之知識做基礎，凡事要經過精密的考慮，庶幾能領導全國，對得起國潮流中，對後世責備者亦有答辯之方法。若處世界潮流中，忽東忽西，舉棋不定，隨着潮流轉，政治家上居於領導地位，舉棋不能謂爲真有定識的。政治家。

(四) 深謀 做任何一件事，或創立一學說，事先不能不有鄭重的考慮，因爲世之事是非利害是多方面的。哲學家創立某種學說，必先對於唯心，唯物，實驗，經驗各派說明其不是處，然後自己的學說纔能確立。政治上的深謀亦是如此。你說資本主義好，好在那些？社會主義好，又好在那些？再如甲方針雖好，有時在長久利害方面是不合算的，乙方針雖較差，但在永遠利害上是有利的。遇有此種情形，則非加以精密之考慮不可。如俄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所採之經濟政策，致造成國內空前之大混亂。一九二一以後改採新經濟政策，此即承認前此所採之政策是錯誤的，結果枉費物力與人力，此蓋由於缺少深謀遠慮之故。再如我國自民國十三年以後「打倒帝國主義」之口號風行全國。帝國主義究竟具有什麼性質，所以抵禦之方法爲如何？是不是說打倒即可打倒？須知一國不能自立，不知注重國防與生產事業，但知高唱打倒帝國主義，如何可以救國？且古人云：「有謀人之心，而使他人知之，是危道也。」豈有此淺近的道理，亦不懂得！所以法國在一八七〇年後有一口號：「時常想，勿說出。」此即我之所謂深謀。近來常有人說，做總比不做好，做錯了還可改。我亦知此說之理論上的根據，即實驗派之所謂「試錯法」，注重實驗是對的，但把錯誤視爲極平常之事，此乃誤盡蒼生之言，不可信亦不應信。試問我國近十餘年來，由容共

而反共，青年頭顱因此而斷送者不知凡幾，這錯誤還算小嗎？俄國在一九一七至二一年這五年間，其所犧牲的人民財產又不知凡幾，這錯誤難道也是一件小事嗎？須知政治家的一舉一動，影響於人民之生命財產者太大，所以凡事應對於利害得失仔細考慮一番，尤其不可只顧目前之成功而忘將來之大害。法國人之所謂：「時常想，勿說出。」是我們今後的座右銘。乃至於卑士麥勸德皇不必以戰勝之餘威而屈奧作城下之盟爲將來留一餘地亦是一個長顧的慮的好例。此種考慮之周密，所見之深遠，是政治家所不可缺少的。

(五) 知人 政治家有了好計劃，如無好人去施行，則計劃雖好，亦將無濟於事。反過來說，沒有好計劃而能知人，可因人而生好計劃。所以我認爲政治家能知人，比他所預備的其他知識還重要。我國歷史上最顯著的能知人者有兩人：（一），漢高祖，在他既平定天下之後，對侯諸將言其所以有天下之道。他說：「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運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二) 唐貞觀之治，太宗問王珪，「自謂孰與諸子賢？」王珪答云：「考之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變賣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苛劇，衆務必舉，臣不如齊。以謙諍爲心，恥君不見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爲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未完）

再論自信心與誇大狂

梁實秋

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之優劣的比較，是很難解決的問題，因為一來這問題太廣泛，二來我們必須對於中西文化都有充分認識，然後討論纔能公允。

前時時有人提倡「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理論，我最初就因為這題目牽涉太廣，不是我的學識所能應付，所以對於主張「中國本位文化」的不敢輕予贊同，對於主張「全盤西化論」者亦未敢輕予反對。但是在細心讀過不少篇論文之後，根據我所有的一點學識細細的把這問題思索了一番，覺得也有幾句話可以說說，於是前年的天津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文字，題目是「自信心與誇大狂」。我當時所說的大意是這樣的：自信心是必需的，但是誇大狂是要不得的。中西文化的比較可分三項來說，一項是不必細分優劣的，一項是西勝於中的，一項是中西於西的。平心靜氣的說，第三項可說的實在太少。我用盡了我的思考力，只發見了我們中國的文化三項的確比西洋的高，此外我就想不出什麼足以令我們驕傲的東西了。

我的此種議論，頗引起許多人的不滿，因為太煞風景，尤其是那一般新穎固黨，他們若是採納我的意見，他們便根本沒有文章可做。但是我們抗戰了一年，這一年的事實教訓，却增強了我的見解，我深信我們的中國文化實在是有問題，實在不太高明，實在有亟於檢討改進的必要。

一年來的抗戰格外清楚的暴露了我們中國文化

的弱點，至少可得而言者有下面幾種。

第一，我們的組織能力是太薄弱。我們中國人是天生的個人主義者，所過慣了的有組織的生活大概是僅以家庭為限，若再擴展開到社會政治方面，我們中國人便往往覺得那是「多事」。組織是要從下層做起的。可是在抗戰前，民衆組織是不被鼓勵的，甚而至於被威壓的，所以近年來雖然有人見到這一點，而事實上中國人仍如孫中山先生所說「一盤散沙」。抗戰開始之後，這個弱點暴露出來了。敵人舉全國力量來侵略我們，而我們的人民是極度散漫鬆懈的，這是很大的危險。試舉幾件具體的事，例如山西一省的民衆是比較組織的，果然這次抗戰中山西一省的光榮貢獻，某某幾個勞動團體中是有極大的力量，這次在戰時就果然表示出了有關於抗戰的力量。其他凡是沒有嚴密組織的所在部長示出了極度脆弱與紊亂。現在我們的政府當局良注意到組織民衆問題，這是極可欽佩的。可是我們覺得已嫌太晚，我們一定要加倍的努力！農，工，商，學，各方面，都要趕快加強他們的組織。只有在有組織的狀態下，民衆纔能有力量，纔能有有效的救國。高度的有組織的生活，要負責任，要守紀律，誠然不是一個中歐式一的，但是在這種地方我們是學學西洋人。現在有許多許多有志的青年，他們願意犧牲他們的精神力量技能生命，但是竟找不到一個適當的機會，竟無從找到適當的工作。這

就是表現了我們平時的組織太差。我們現在要毫無顧忌的趕緊把各階層民衆嚴密的組織起來。

第二，我們國民的自私心是太強了。我們中國人的鎮定工夫實在是在世界第一。假如是在西洋，無論那一國，國土被敵人侵佔了三分之一，軍民死傷以若干萬計，工商業精華大部分淪入敵手，國家命脈危在旦夕，那時節全國一定要瘋狂似的躍起救國。而我們呢，淪陷的大都市（被燒者除外）幾乎是一律維持着顯奢淫逸的生活，絕不像是已經亡於敵人的樣子！後方的都市裏，大部分人在未被砲聲震動之前也是仍舊舊着他們的紙醉金迷的浪漫生活。敵人的鐵蹄踏到自己的家門口，這纔知道驚慌逃難，在沒有侵犯到自己的安寧之前許多人都不積極的負起公民應有的責任。少數的機警份子而又經濟轉給的早就跨入租界托庇外人，度其平安的生活。這是鎮定，這也正是麻木，亦是自私。至於傀儡豈還的大小薄衫，帶冠相慶，恬不知恥，那更是最下流而自私。貴官豪富，擁有鉅金，不知獻納國家，那也是自私。熱心政治而想分羹挾利，那也是自私。規避責任偷閒苟安，那也是自私。總之，處處都是自私。而然中國人並不是天生的自私，自私是隨境逼迫出來，實假而養成習慣的。例如，積年的飢饉災荒各區內饑寒等把我們中國人的性情磨練成爲一種小巧狡猾毒其身的人生觀。但是我們要知道我們的這一弱點，要改變我們的人生觀，糾正我們的人生觀。須知國家亡則大家同歸於盡，國家的利害應該超越個人的利害。人人都須要克服他的自私的根性。一個人把自私心克服了之後他纔忠於事忠於國。從前滿清雖然腐敗，有一種風氣却是使我們慚愧的。文武官更於城池陷入險手的時候是要以身殉

抗戰到底的幾個基本條件(續)

陸鼎揆

關於知識方面者

朝野應更努力增加知識方面之戰鬥力：

一九二五年英吉利人士，嘗舉行軍事學術之演習，刊行書集。前外長葛雷序其書曰：今世三種人物，應通曉軍事學。其一為武人，以其職務使然也。其二為史學家，以歷史之大部份為戰爭也。其三為從政者，則以一旦國家用武之際，凡政治方面人物，于職務活動，無一不與軍事有若干關係，即無一不應具備相當之軍事智識，然後可以為戰爭後方有效能之一員，而不致反為其累也。葛氏之言，真不刊之論已。夫以今世戰爭規模之偉大，一旦宣戰，舉國上下均不啻為戰鬥之一員；在政治上之一切人物，亦即無異於此大軍隊中之參謀指揮。於此而不具有豐富之常識與普通之軍事知識，正不知胡目而執行其責任與成立其主張？若昧於事實，單憑幻想，而欲妄加臆斷，發為議論，差未有不偵厥事功者也。抗戰以還，國中人士，對於此點，似皆未嘗注意。緣是與事實相去過遠之議論，往往而見。若大刀可以代砲火，遊擊隊即足以退敵之類是也。夫執戈之士卒，猶必先使入柙訓練，熟諳器械之使用，明曉戰陣之動作，然後可以率之作戰，而有戰鬥力之言。若後方從政之流，其責任視之士卒，自更重。乃謂可以不學而知，天下甯有是理乎？十閱

月來，前方效能之未能增進，蓋以此矣。今之士大夫而欲真正參加抗戰乎？則惟有于本身知識方面，力為講求。工具既備，然後對於戰爭，乃可有正確之認識。以之發為立論，則切于實際，而不至若今日之托空言，以之担任職務，則效能自然提高身。歐戰以還，協約同盟兩方之軍事人物與專家，其所著典集，汗牛充棟。若能加以選擇，盡量研讀，此其收效，蓋視輸入重砲飛機，猶為遙過。吾人而欲爭取最後之勝利乎？則對於此種有效之戰爭工具，此知識方面之戰鬥力量，尤其不容忽視者也。

關於政治機構方面者

一曰應以國防為惟一目標，積極調整政治根本機構：往昔戰爭工具簡單，規模狹小之際，政治軍事判然劃分。則政治與軍事，殊或不相呼應，而良將有時亦曾立功於疆場。然中國古時已有間以外主于將帥而君主不得過問之格言。逮至百年來科學發達，火器精利，戰線遼闊，兵員驟增之結果。軍事學上選起一大革命。戰事一起國家無復前方後方之區別。全軍之最高統率機關，不在千名義上戰地之統帥，而實屬於數千百里之中央政府矣。方歐戰開始之際，英以費爾巨法以震飛為其各軍之主帥。當此之時，何嘗不欲以全權相屬，而政府不加過問。然不旋踵而關於擴充兵額，增加武器，增進交通諸

的，所謂城亡與亡，沒有逃走的道理。這種愚忠固然也不是絕對沒有可議之處，但是這種精神是可寶貴的。儒家的思想是要我們設身及仁捨身取義的，可惜我們中國人大多數都是老莊哲學的實踐者，走上消極自私的路。在一方面看，中國人是較文明，西洋人是較野蠻，但是為了使我們國家不從文明世界上消滅，我們甯可不要太文明，我們還是恢復一點野蠻性罷。

第三，是我們的官僚內形式主義，和情面主義。形式主義就是單外表重虛文而不重實質與實際的。午政治機構方面，懸殊重複，龐大繁贅，凡兩賦以名義的機關幾乎應有盡有，裏面是一大批一大的職員，一按其工作則大部分吞吞泔泔，毫不緊張，而在文字上的表現則案牘累累冠冕堂皇。精神用在文字上的比用在實際工作上不知要多少。一層官管着一層官，結果是真正做事而能產生實效的，即是在與官場應該相距甚遠的學界裏，也常常犯着形式主義與內病。有些辦學的人，往往不問人力財力之充實與否，亦不問實際需要如何，先搭起了空架子，其結果是廣收冗員，而內容空虛。這種官僚化的形式主義是到處都反映着的，其所以形成的緣故，是因內而說的，只因爲礙於情面而不得不爾。這是極大的毛病，因爲這不僅在國家經濟上甚虛糜，而且對專業上必定減低效率，而且阻礙了真實人才服務的機。要想任何機關認真做事，必須內求才，而不因人設事，必須求要道，而不注重形式。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制度改良問題，這是一個深刻的持人接辦的道德問題。有治人，無治法。我們要人盡得怎樣做人，然後治法纔能有用。我們學學習西洋人的破除情面，負責做事。說來慚愧，中國有些機關是在外人管理下的，成績就比較優良。這證明我們的文化有毛病。近來政府各方面頗有些部分力圖振作，對於人材的任用，頗能做到選賢與能的地方，這又證明了我們中國人不是不能處理事情，

項，其數量之鉅，乃牽動全國一切之人與其物。其事蓋決非戎幕單純可以決定。同時又因國際方面之相聯關係，與國內心理上之緣由，英海軍之獨立於陸軍指揮以外，戰艦之統帥，尤非事事仰商於政府，不能定其戰略。於是而英法真止的統帥，乃不在戎幕，而在內閣矣。其在德意志，則其國皇實為其名貴之統帥，內閣與戎幕，乃無從分其疆界。未幾而俄羅斯亦效之而起。此皆吾說之明徵也。英法平時之政治，原為各黨對峙形勢，互相難，爭其異全。戰事一起，英人首先成立混合內閣，愛斯莫士邀請保守黨之麥肯貝爾福等，全納大政。過後且添加愛爾蘭黨之卜遜諸員其自由黨之中堅人物邱乞爾，且令辭職。直至路易喬治代起組閣，未有變動。此蓋英國政治中破天荒之舉動也。未幾而法人亦起效尤，有所謂神聖結合之稱。美利堅聯邦於參加戰爭之時，威爾遜亦邀請共和黨人物，担任參加一切重要政務。若甚者何哉，蓋對外戰爭者，既為舉國一致之主張，且為全國人人所參加之事件。黨派縱有朝野大小之分。而在朝黨所能領導之羣衆以外，固猶有無數熱心國事人物與才能之士，並無量數之羣衆，屬於他黨者在焉。既以舉國一致之舉動，於此而仍由一黨秉政，而無他黨之參加。則許多之軍國大事，既無從盡情宣露境內，在朝黨以外人物，因隔膜之結果，則誤會易起。轉以引起輿論之分歧，而擊人心之渙散。其影響於戰爭，夫豈微細？其次則一國之人才，既為最寶貴之戰爭要素，而未盡盡屬於在朝黨之中。果以黨之界限，而必損於政府之外

豈非與求勝主旨，大相刺謬。此所以於非常時期，惟有打破黨之分野，而純粹以國防為標準，組織各黨混合之政府。當時英法之在朝黨人物，出於此創例之舉，蓋亦勢所必然也。國家自抗戰以來，雖始有參議會之設立，今有參政會之代起，以邀請各黨人物及在野物望之士之參加。然政府之根本機構，一如曩昔，未有變動。吾儕以為今日之情勢，實有不容因循，而有毅然改轍之切要。仿照歐戰各國之先例，參以目前國內之情形。立即制定國防性之政治組織大法，以調整政治之根本機構。斯外足以昭示世界，內足以一新耳目。內部之團結愈整，機構愈強，則強敵之氣愈奪。而奸人之胆愈寒。此在抗戰到底之目的之下，當務之急，蓋無有逾于此舉者矣。

二曰應以效率為惟一標準，調整政府各機關組織：愚嘗謂對外作戰時代之國家，無殊乎一大機器。機器之效能強大，產量多而製物料，則得勝利，否則失敗。此機器之出品，則為人，物，智，各方面之戰鬥力也。欲求機器之效能強大，則必此機器內部之機件，無一不靈動，無一不調協，又無一不準確精密，然後乃能出產最數量之精製品。戰時政府最大之戰鬥力者，具有此條件者，決不能盡量發揮最大之戰鬥力者也。今有機器焉，有若干其大之輪，事實上備足為裝飾之品，而不工作；有若干之機件，則其工作有重複之嫌；又有若干機件，則其工作之步驟，與其餘乃不相呼應；謂此機器而能發揮鉅大之效能者，雖舉天下之機器，亦不吾信也。國家自抗戰以來，對於政府內部各機

不過我們尚需要甚大的努力罷了。在抗戰期間，我們那一份份堅強，那一份份脆弱，無所避於國人的耳目。我們都應該深深的反省。

以上都是隨便拈出幾點來說說。此外在思想道德藝術諸方面，都暴露著我們的文化的不少的弱點。這並不是自甘暴棄，這更不是一定要大家失去自信心。我以為自強自信，應與誇大狂有別。自以為我們的文化高於他人，對於已往的黃金過去一味的高低誇張，對於擺在目前的事實偏不加以正視，而必要誇耀其對於自欺欺人，——這便是誇大狂。坦白承認自己已的弱點，而又不自餒，敢於勇敢的糾正自己，勇敢的追趕走在我們前面的短處，這就是自強自信。自己已有力量改進。只有色厲內荏的人體虛驕自誇，誇耀他的祖先的過去的光榮，誇耀他未來的未可知。的偉大。中國民族，在智力上在體力上，並並不後人，只是幾千年來不知振作，任源頭填支配，於是墮落下來，養成一種萎靡的文化。和西洋文化摩擦一次，我們的文化便暴露一次弱點。這一次抗戰應該使我們明白我們的文化需要澈底的改造。文化改造，談何容易！這不是短時期少數人所能做成功的事。但是一切事都應該從速改造。我們自己處世接物的態度，應該需要改造。凡是西洋人處世接物的態度確實比我高明的地方，我們要立刻模倣，不要用一个不合國情一四個字來阻止自己的向上。——而拒絕不取西洋文化，更不能把一切逼就一國情——而拒絕不取西洋文化，更不能把一切適合「國情」的部一概奉為至上。自強自信是我們抗戰建國的心理健康的基本，我們相信我們的文化雖然落後，但是我們的潛伏的生活力依然健旺，是不能不振作，只是一信念固然可以給我們增加勇氣，却還不夠。必須要在事實上證明我們的信念不謬。要做到這個地步，我們就要正視事實，檢討自己已的弱點，吸取他人的所長。誇大狂是有害的，因為誇大只能使人口頭上筆頭上痛快一時，徒長一般人的虛驕之氣，於要害毫無裨益。誇大是我們最容易犯的毛病，我們更要克服它！

關之組織，雖已有若干之改革與調整，以求效能之增加。然就若干月之經驗言之，實不再加調整之必要，以求最大效率之發揮。至於調整方案之次要：

(一)最高軍事與政治機關應更合一體，更成爲總使之最高統帥者；(二)裁撤一切事實上有不工作或不工作甚少，或雖工作而收效甚微之任何機關；(三)裁撤或合併重複機關；(四)增設或擴大與戰爭有重要關係之工作機關；(五)用人惟以才具效率爲惟一標準，而不以平素之資格問題；(六)機關之組織，務求簡單，而工作務求迅速；(七)人員時察其職額，而須人能負責任；(八)嚴禁疏忽，推諉責任，或不合作，或延緩或草率工作之處罰法令；(九)嚴禁浪費公家器用財物之罰法；(十)辦事規程，務去無謂之虛文，而力求實在效率之增加。

當英人之參加歐戰也，內閣因事實上之要求，添設軍火部，官俸部。其後且添設封鎖部。是時路易喬治適長財政，其重要僅亞於首相。然以軍火問題緊急之故，乃調之以長軍火。喬治設部之始，其衙署僅有一椅一桌，一秘書一僕役而已。美和擊之無名使節霍華司挾重大之使命，往訪喬氏。喬氏乃請此貴賓坐於桌上。其簡陋一至於此。喬氏長軍火之前，英軍之機關鎗，僅有一千三百餘枝，而至戰爭終了之際，乃增至二十四萬枝。迫擊砲本無其物，而喬氏長部，共造一萬九千門。各種砲彈，於開戰方始，極爲缺乏，每砲每日僅許十發，重砲日須特別命令方發。而至後來弗朗道之役，四

星期中，即耗五百萬發以上。製彈藥用之阿細東原料，初惟以重價購之海外，大量出產，以大助於砲彈之生產。爲研究砲之需要問題，彼且一再躬親渡海，帝之於身歷戰陣之砲術專家，以定製砲之標準。復親往國內各大工廠區域，督工人努力生產，勸導其觀全國家之大局。其軍火製造之區，無不有其蹤跡；操練之餘，成績立著。然喬氏非可以不同政治之月也，彼又必時時遊於內閣與議會之中，討論一切大政，日朝至暮，無復休歇焉。嗚呼今日而欲與強敵相持，爲國家留將來之運命乎？凡此百僚，均應以喬氏爲其模範者矣。

夫一軍醫之戰鬥力而欲求其堅強也，必具有奮發之士氣，充足之智識與訓練，整齊嚴密之組織，活潑敏捷動作，良好與勤奮之將佐；夫然後以之赴陣，乃得所向有功焉。今以全國一切之機構，化爲整個之無形大軍隊。苟不具有全樣之各種條件，又胡自而取勝於敵？凡此擊擊之端，蓋不外講求此各種條件之益臻完善而已。夫天下最易失而難得者，時也。拿破崙之出師征奧也，語其將校曰：吾能以任何珍寶予爾輩，而吾不能以時間相予。嗚呼時者，尤戰爭中最高無上之至寶也。時機一逝，將派萬劫而無從再還之。於茲間不容髮之際，朝野上下，而以劍及履及之精神，急起而直追之，他日必有時濟之悔矣乎。古人有言，需者，事之賊也。國有而果欲貫流抗戰到底之初旨，以保我中華民族之生存，使永垂於無窮乎。則請羣起而夜以繼日，先努力於自我方面不可勝地位之確立，更進而努力于誘敵之時期之實現。而使吾人人果已以此惟恐不及之精神爭起努力焉，蓋無有不得之者。此其責任，不右於人，而在于人之自我。

鐵蹄下

右家

最近有一位朋友，從北平很堅苦的帶來了一個不幸的消息。她告訴我們，勇敢的小蘋果，在兩個月以前，爲了破壞平津路綫的鐵軌，終於在秦莊一帶，被敵人擒獲了。第二天，有一位年青的朋友，無意中，在這個村子附近的一棵古槐下，發現了她。那已經不很容易辨識的屍身。我們可以想到，敵人是用了怎樣殘酷的方法，處置了她。在敵人鐵蹄下，任意蹂躪的今日北平！這故事只是暴風雨中，所掃落的一片葉子。

是去年的春天，我們都蘊藏在那古城溫馨的懷抱中，把日子打發得沒有一些憂慮。那一天，天氣異常晴朗。小鳥兒蹲在樹枝上唱着歌，唱得那麼活潑。好像唱開了大地上每一粒花朵的蓓蕾。春天的引誘力是那樣的強烈，爲了約好一位住在城外，許久沒遇到的朋友，我只好在家裏忍耐的等着。不安定的人情，沒有法子使自己靜下去。牆上的鐘一秒一秒的走得那麼慢，慢得像一匹驢牛在沙灘上爬。我不知道怎樣堅忍的過到快吃午飯的時候了。可是我的朋友並沒有來，她不是個沒有信用的人，所以我還是決定等下去。吃過午飯，更覺得無聊。隨手拾起一本雜誌，躺在沙發上，不經意的翻着。不知怎樣漸漸的睡着了。在我睡得很安靜的時候，劉媽把我叫醒了。他說有一個小姑娘來看我，我想：我所等的朋友已經不是小姑娘了，而她又還沒有稱得上，姑娘的女兒……我遲疑的叫劉媽帶她進來，在我們的記憶中，實在搜尋不出一位像「小姑娘」的朋友來。爲了要早一點知道究竟是誰，便走到迴廊上去等她。真的，我看見劉媽帶着一個穿竹布

美國的遠東政策

時敏譯

自中日戰爭發生以來，國際上的形勢，以美國的態度最使我們焦灼。最初是模棱兩可，接着是規避退縮，直至最近才稍稍有點鮮明的表示。其所以如此的原因何在？其最近的動向又如何？這些，確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下面這兩篇文章，即可以給我們以一種具體的解答。

「美國可恥的退却」一文，係譯自 Willard Price 的「日本到那裏去？」一書，在這篇文章中，雖有許多非我們中國人所願聽的話，但在真正了解美國的遠東政策上，却給我們以不少的參考資料。

至於第二篇「美國對日態度轉強」一文，則譯自最近一期的密勒氏評論報。該文係就最近發生的具體事實立論，故於我們了解美國遠東政策的新動向上，亦很有助益。故一併譯而出之，以爲關心時事者之參考。

譯者。

一、美國可恥的退却

美國退出東方了，但它對於中國門戶的關閉，未嘗不想置喙，對於非列賓羣島，未嘗不思圖復，對於關島也未嘗肯輕輕放棄。

美國的退却，其不願意是無足詫異的，所以非常難堪。因爲它一直向前走了一百年之後，現在忽然有人要它向後轉，自是一件不愉快的事。這確是一種絕大的遁辭。在美國的歷史上，確找不出第二個轉變比這個更大。現在也沒有第二件事情比這個更需要清醒的考量，更需要不爲偏見和熱情所蔽的。

美國之向東方走，本已逾一世紀之久。它雖從未達到目的。但它的失敗，也就是它的最大的成功，它如沒有東方的利益，國家是決不會如此發達的。

美國之取得夏威夷，薩摩亞 (Samoa) 關島及非列賓羣島，正與它取得俄勒岡 (Oregon) 及加利福尼亞及亞拉斯加諸州相同，大都是受控制太平洋的一念所激發。

美國人之取得加利福尼亞和俄勒岡二州，原視爲當然之舉。它心裏並不想感謝中國。然而假使當初不爲中國所誘惑，則今日的美國西部海岸，便非美國所有，很可能的必另屬於俄英墨諸國了。當清俄國佔有西拉斯加，並準備向整個的海岸擴張；當着不列顛正在爭奪俄勒岡國家的主權，那時包括現在的俄勒岡州，華盛頓及英屬哥倫比亞的一部；當着墨西哥正在統治加利福尼亞之時；而所謂「老中國的生意」，却造成了美國的海岸意識。

當時一班富有冒險性的美國船家，他們繞道和倫角 (Cape Horn) 從土人那裏買得了水獺皮，帶到中國以易取絲茶，每獲得很大的利益。於是「富

長衫的小姑娘，從藤蘿架的後面，轉出來，漸漸的近了——在我面前，站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她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完整而純潔的。她有燦花開時節的美，一雙伶俐的眼睛，很天真的打量着我。我竟沒有來得及問她，她已經很靈敏的向媽媽問着：

「這就是×先生嗎？」她用了很輕脆的聲音說着。

「是的。你貴姓？」我很快約笑着回答她。
「我是蘋兒」。她好像帶着點自負的神氣來介紹她自己。

我沒有再說什麼，但是我笑了，笑得很狂放。我覺得這個小傢伙很有趣。我這不含有任何矜負的大笑，突然使蘋兒的小臉，紅了起來。她趕快從手巾包裹，拿出一封信遞給我，我接過來看了，纔知道她是我那位失約朋友遺來送信道歉。

這突來的小客人，煽動了我許多複雜的情感。我堅強的留着她一塊吃點心。她好像也不討厭我，很自然的跟我談笑着。她告訴我，在四歲的時候，爸爸死了，他們就一直住在海甸。現在只有媽媽和兩個弟弟。媽媽是能幹的，做得一手精緻的女紅。每天從海甸的貼花工廠，領了被單，圍裙一類的東西回來做。每日所得的工資，很够他們一家四口，豐足的生活下去。近兩年來，如果買賣好的時候，蘋兒也可以幫助媽媽每天多賺四毛錢。他們家裏攪養了許多雞，每天早晨，媽媽把雞蛋檢到籃子裏，讓蘋兒提到附近××大學去賣。因爲××大學的人，沒有一個不認識這討人歡喜的小蘋兒的。

從那一次起，我們便成了很要好的朋友。我每次出城，一定要到她家裏去玩。她每次進城，也

「東方」，便吸住了美洲西岸的一般美國人的視線了。這是東方貿易的一個最重要之地。

美國人在太平洋海岸上第一個殖民地（係一八二一年一皮販名亞斯得（John Jacob Astor）者所發現），依其最初創立者的話來說，係「為處理一種龜步涉洋……從那邊可以到中國的廣州貿易而設。」當參議院辯論俄勒岡問題時，一般高唱擴張領土論者，便以俄勒岡將變成「中國和日本的倉庫」及太平洋「尚係一無主之洋」二語，為其進取的口實。而參院委員會亦正式以下列詞句，為俄勒岡的佔領作辯護：「俄勒岡之佔領係使我等與太平洋發生運繫，為一種新而無限的商業開一出路，並使我等可與亞洲，坡內里西亞（Polynesia），南美等地相接觸。」

加利福尼亞之引美國人注意係為種種描寫中國商人的繪聲繪色的故事所動而起。而在許多種征服加利福尼亞的勢力中，東方的利益乃是其最主要的一種。韋白斯特（Daniel Webster）提出其進取論，亦係根據太平洋貿易的利益而發。尤其對於舊金山的垂涎，係以它為一個對東方的門戶。

秀尼德（Seward）之欲取亞拉斯加，係因「太平洋的沿岸，島嶼以及對岸廣大的地域，均將成為由現今後世界事件的主要舞台。」自從阿留西安羣島（Aleutian Islands）佔領以後，他知道他的祖國，必須「伸一方之手於亞洲」——這從今日日本的軍略家看來，定將發出一種尖銳的「吶喊」了。

夏威夷，薩摩亞及關島，係被認為一種到東方的寄港地和屯兵所而取得的。

非列賓之引起美國的垂涎，倒並不是因其本身的緣故，而是以其對於太平洋貿易的關係——當時特別是對中國的買賣。一般美國人的心，完全為參議員比章瑞珠（Beveridge）的雄辯所奪。他說：

「今後我們最大的貿易必在亞洲。太平洋是我們美國人的大海，又是將來商業的大海。將來多數的戰爭，必由商業而起。故誰能統治太平洋，誰即能統治世界。至於非列賓，將永遠是美國人的共和國。」

由此可見亞洲對於美國自落機山以西的發展，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現在情形不同了。年青人在歷史上向來是往西走的，現在却要掉頭來敲掉東路了。

「美國將怎麼辦呢？」我對北平一位美國銀行的經理作此問語。

「美國除了自行滾開外，實無他法可想。我們固願在此作買賣，可是值不得一戰。」

日本政府又以甘言巧語請其他國家離開中國，至少也得退出華北。華盛頓方面也盛傳如果華北偽政府可以穩固，即美國軍隊將自平津撤退。誠然，他們的留守實無意義，而且只有成為一種引起摩擦的原因。所以美國兵士將跟着美國商人回國，這事件實在太可能了，而從此哈德門的大街上，也將再不能聽到美國兵高唱進行曲的那種嘹亮的歌聲了。

我們美國人，每想把「富饒的東方」的財富傾入於我們的金庫，這個夢也應該醒醒了。我們在晨光熹微中睜開眼晴來看事實，即可發現我們在中國的投資，僅居我們全部國外投資的百分之四，而在中國的貿易，則還不到我們全部國外貿易的百分之四。我們在中國和滿洲的僑民，到現在也還沒有

一定會來我家看着，並且每次都要給我帶點糕點，花生糖一類的東西。好日子是容易混過的。桃李已經凋謝了，蓮塘開始散着荷根的香。敵人的砲火也就在這個時候轟碎了每個中國人的心。

蘆溝橋事變之後，我們在北平城裏面，每天晚上，都可以聽見隆隆不斷的炮聲。這時我真為蘋果兒的安全担着心。但是我沒有法子出城去探視她，因為那時候的城防很緊，非有軍事機關的通行證，不能隨便出入——不久，我便回天津去了，但是我會寫過很多信，請她設法到天津來。在我們已經絕望的時候，忽然接到她的一封信，雖然算得並不通順，但是可以讓我體會到她所寄來的無限友愛。

為了她上次寫給我的信，並沒有提到要來津的話，而今天在我出去買東西回來的時候，突然發現她一個人坐在我們的書房裏，靜靜的候着。我的驚喜，並沒有擾亂她的平靜。她只是站起來，望着我淡淡的笑了一笑。她變得很沉默，但仍仍是完整而純潔的。沉默已加強了她那堅毅的態度。我問到她的媽媽，我問到她的兩個弟弟。她的回答簡單到只是「都很安全」幾個字。她不願意問我什麼，好像也不很願意回答我什麼。我看得出來——在她小小的心靈上，並沒有打算着許多會不讓人猜得到的事，這天晚上，她並沒有在我這兒住。我問她到什麼地方去，她說媽媽、弟弟也來了，都在媽媽家等着她呢，所以她非回去不可。我要求送她回去，但被她很嚴厲的拒絕了。那我只好希望知道她的住址，但她很含糊的告訴我，她住在直沽。並且叫我不要去看她，她明天還會來的。

第二天她並沒有來，就在這一天的晚上——七月二十八號，天津事變發生了，市面是那裏樣的恐怖。

第二 期 經過七千。可是我們的一般倡導擴張論者，却往往以爲到了太平洋，即可以控制太平洋了。實則今日日的比利時，去太平洋很遠，但其在中國的經濟利益，却在我們之上。法國也是如此。英國的投資，則六倍我們的所有。

故美國到底會否得過中國一個大，這倒確成爲一可變的事實。我們在中國及太平洋上擁有這末多的海陸軍兵力，即可將利益消耗以盡。假使我們把已經花去的和仍在用在加強我們在太平洋的海軍實力。無數金錢計算在內，則我們與中國的貿易，說不定竟是一筆很大的損失。我們爲什麼要如此準備？我們並不怕日本跨海來攻擊我們的西岸。我們的僑僑是我們在遠東的權益。什麼是遠東權益？我們既認菲律賓獨立，對荷屬東印度或澳洲又無多大利害關係。我們在日本的商業，比在中國的商業也大過三倍；那是分明用不着艦隊來保護的，因爲其間並非利益的衝突。那末，我們在太平洋上巨型壘的建造，僅僅僅據一點理由——就是中國的貿易。這不啻是以金剛來換取便士。

我想其間驕傲和憤怒或許有更大的作用吧。國際政治上有許多舉動，感情作用往往勝過經濟。我們的中國貿易，本是一種傳家之寶。連帶便發生一種情感上的價值。何況日本在中國開始真正作職之本先。即用種種無賴的方法以刺傷我們的驕傲。

凡曾在一九三六年的任何一天，站在天津東車站上看過走私的工作的人，誰的心裏都要燃起一把憤怒的火，希望馬上爲正義而訴諸戰爭？一隊兩名多的高麗人，一面威脅着站在旁邊啜泣的華警，一面舉起一包包內走私貨品向客車的窗口裏扔。搭客一個個都給他們從座位上趕跑了，一包包的貨品

則堆滿了客座及走廊。搭客只得坐在貨品上，一大串都是這樣高高的爬上來。我也會擠上這樣一部車子。從走道的這一盡頭到那一盡頭，往往要走十分鐘，一路來只見拳拳的相擊，貨品的相撞，婦人在尖聲叫喊，小孩在低聲哭泣，而貨品則堆積如山，高與椅背相齊。可是當時車子還有一半未裝滿呢。故裝貨運得繼續進行，直至裝到搭客們的頭，坐着可以碰到車頂才能。有的搭客還得臥在裝行李的框架上。窗口也都給塞住了。裏面不通一點風。車上檢票員要收費時，必得用手同脚爬過來。

日本對於這種走私的行爲，當然否認會正式參與。實際上它並且還指出這種行爲，祇有對日本在中國所已開設的工廠不利。假使有人向日本抗議，要求阻止在日本管理下的中國各口岸上的走私行爲，則日本的答復，必謾稱並不關日本的事，而是中國海關官吏的事。而中國海關的關員，則早已爲出沒於河北省海岸的海盜監隊所威脅。走私直要到了中國各貨棧都堆滿了走私的貨品，尚需要一些時間去推銷，則才稍減少。這些貨品的價格自然都是極低的，故其對於英美商業，損害自然很大。嘗則日本即不用走私方法，本也能勝過其他各國。在中國的商業，沒有一個國家會真正希望同日本競爭。它可以造成各種商品，其價格之低，可以使別國認爲過分。它又是中國一位最密的鄰居——故運費非常之低。它對付中國人固有錯誤的地方，但其了解他們，到底比任何西方的人民高明得多。因爲它自己便是亞洲的民族，而它的大部文明，又都導源於中國。有此文化的因緣，地理的關係，以及貧困的類似，使中日經濟打成一體本是無可避免的。

慌，難民一批一批的湧進租界來。這時日本軍隊在大直沽鹹水沽一帶，騷擾得非常殘酷。難兒一直也沒有消息。爲了租界的治安維持，許多慈善機關，要求設立租界的學校，戲院或公共機關，做爲臨時的難民收容所。我以爲這是一件很好的機會，讓我來尋找難兒。於是我便到每個難民收容所裏去詢問，是否有個姓齊的小姑娘，叫傅顏兒的。但詢問了所有難民收容所的結果，仍是我不到一點關於顏兒的消息。

一個偶然的机会，讓我跟着一些附勞的團體，到各難民收容所去調查。當我走進李家化國的難民收容所時，一個很熟識的背影從我眼前掠過。我趕快追過去，真的那就是顏兒。我抓着她的手，不知道爲什麼，忽然覺得很傷心。我用了慣了的聲音問她爲什麼不到我家去住，這一次是她很狂放的笑了，這一次是我被她笑得很不安。我不知道怎樣來繼續我們的談話。我這愚蠢的舉動，好像恢復了我們的友誼，恢復了她的活潑。

「×先生，我不是難民，我是在這裏做事的呀。」她很天真的說着，笑得轉不過臉來。

「……」。我真就不知道說什麼好，只是呆呆的看着她。

「你來幹嗎的？」她突然停止了笑聲，很嚴重的問我。

「……」！

我來幹什麼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她面前，變得那麼渺小，那麼平凡。我只會把她的手，握得更緊一點……慚愧壓得我透不過氣來。她看我默默的站在那裏，雖然沒有體會到我內心的慚愧，但是她的眼裏，閃着無限同情。她用着很細微而帶有安慰的聲音告訴我，今天晚上，她下班的時候一定

美國對它將怎麼辦呢？同日本作戰嗎？戰爭到底不能根本變換事實的。有許多偉大的自然力便可以以抗拒戰爭。火可以燒遍全山，但山仍可巍然無恙。美國果能勝利，恐也不能使中日兩國的關係變為疏遠，不能變換它們同是亞洲民族的事實，更不能使美國高度的生活標準與中國低度的生活標準較易於接近。戰敗的日本，一定變得比以前更窮了，則它定必更延長工作時間，製造更低廉的貨品，繼續在中國市場上傾銷。

正因飛爾才所說的經濟的內素，使美國不能希望在中國市場上佔第一位。我們的生活中國的生活在距離太遠了。日本可以製造一雙橡皮鞋值銀價五分，而我們則必須五角可以依其自己的標準來迎合中國——至少可以延到未來的幾十年。我們最大的希望，也許祇有從日本方面而得。因為日本欲在中國推銷製造商品，不但不先向我們或別處購買原料，且云云的經驗告訴我們，日本的進步，往往就是美商做生意。我們與日本本部的貿易，在東方貿易中總算是最大的了。我們現在對高麗輸出，比未歸日本統治前的一九〇三年，便要大二十五倍。「滿洲區」雖已廢止其維持門戶開放的宿約，但美國商業，却比一九三一年增加了一倍。至於中國，其實業家不皆出於本願，抑係受日本猛烈的刺激，他們與日俱增的需要，凡是日本所不能滿足的，必另有別國來補充其缺乏。

「可是」，一般同情於中國的教士們一定要呼籲，「一個民族正在給人蹂躪——你可還在編造較量。則公理何在？正義何在？這班教士們是很對的。不過，譬如一位少女的落難，美國不能每次都像一位吉珂德先生那樣的闖了進來，對於國際正義談

壞者的懲罰，本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的職務，而是一種國際的職務。世界秩序的保障，不是隨便一兵一卒所能勝任，而是需要一個世界的組織。假使美國肯出其助力，使國聯成爲一個可以指揮並執行國際正義的機關，則世上有許多糾紛早就不致發生了。中日問題，也祇有等到一天有某種世界的政府出現，才可獲得解決——換言之，就是雙方都還得有個長時間去等！

同時，美國能否自己負起責任，在世界的另一方面，爲正義而奮鬥，而不表示出一點它欲糾正別人的那種好管閒事的精神呢？

美國的人心，現在可分爲二，主要的以人民與兵士爲界。普通一般人民，多不願同日本作戰。它的好戰之心，止於夏威夷。它是絕對同情于海軍的願望，就是要造成夏威夷爲一個太平洋上的直布羅陀。以及威夷爲太平洋岸的守門犬。假使我們肯躲在夏威夷後面，專理我們自己的事業，則與日本作戰的危險，便恐沒有與加拿大作戰來得大。可是海軍是決不願停止在那裏爲止的。海軍本即爲戰爭而準備，準備作什麼，便要作什麼，乃是人類的天性。海軍恨的是錯過它在東方大表演的機會。故海軍與國務院之間，意見已屢見衝突，這種衝突以後更祇有加多。國務院警告美國僑民早日離開中日戰爭的危險地帶；並特別提醒凡人民之不願離開以冀獲取意外之利者，皆係爲其一己自私之目的以牽累國家。而海軍對於此事的見解便完全不同。海軍當局發出聲明稱：

「多數在華僑，皆有相當職業，捨此不能爲生。彼等非至營業橫遭摧殘，必不願離開，非遇真正天然之危險，必不肯歸國。故海軍非至必要時不

到我家來看看我。

晚飯後。她果然來了。他很平靜的跟我說着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我看得出來，她極力在避免我關於她本身的一切探問。那天她在我家坐得很晚才走。雖然我對於她有許多揣測，但到底是怎麼回事，我一點也沒有法子知道。我只很清晰的記得，在她臨走的時候，用了很沉重的語調，對我說……：又好像對自己說。

「我很極了日本鬼子——因爲我是一個中國人。」她這話說得很簡單，也很平常。但是當時好像一種龐大的力量，籠罩了我的一切情感。他沒有用任何一種理論來解釋她的愛國熱念，但是她這簡單而又平常的話，却更有力的打在每個人的心上。

從那一次起，我再也找不到她了。直至最近由那位朋友口中，纔知道自從盧溝橋事變以後，顏兒便跟着××大學的幾位青年，做着一些擾亂敵人的後防的工作。是兩個月以前，爲了要做破壞裝莊一帶的平津路軌，在一個細雨的深夜，顏兒同着五六位同志，開始工作，爲了她太興奮，太勇敢了，第一個衝上土坡，但雨天的泥土，是溼滑的。不知怎樣滑倒了，同志們趕過去，已經來不及了。因爲她已經滾下對面的土坡，坡那邊步哨的敵人，聽見聲音便漫無目的的開着槍，好像命運已經注定了，第一聲槍，便看見止在掙扎着爬起來的顏兒，輕輕的哼了一聲，便倒在地上不動了。第二天早晨，一位年青的朋友，就發見她那赤裸裸的屍身，躺在一棵古槐的下面。

顏兒是死了，雖然她死的方式，是玷辱了她的完整與純潔。但她死的意義，却永遠是偉大而燦爛的。

能撤回，以期無虧厥職，重貽美國海軍之差。」

跟着這種以幾百個在戰區中生活之美僑，不惜犧牲其幾百萬同胞以捲入戰爭漩渦的理由，各大海軍的報紙，又皆猛力諷刺國務院為怯弱無能。國務卿胡爾對於日本轟炸南京的抗議是不够「強硬」的。魯森大使也應該留在被炸的城中而不必退出。美國對於日軍封鎖中國海岸，應該不予以承認。美國應該臨事不懼。海軍便是臨事不懼的。其亞洲艦隊現已澈底實行改組，而自大戰以來美國最大的造艦程序，亦已順利通過。某海軍領袖主張重新考慮非列賓的獨立。海軍同志會會長霍勃(Hubbart)氏亦主張非列賓應為軍略上的需要而保留，並謂美國在那邊如有一大規模的海軍根據地，則它便可以阻止多種軍事原料如象羅洲的油之類輸入日本了。

海軍現在亟欲在西太平洋一帶重建炮台，蓋自華盛頓條約滿期後，這一步已成爲可能。有人問海軍總長，假使日本建築新炮台，美國是否否在關島設防？他回答道：「砲台所以回答砲台；威脅亦必遇到威脅。」海軍同志會會長宣稱，除非日本離開中國而不稍稍逗留，同志會將準備提出一種在關島及別處建立海軍根據地的計劃。

現在關島在通常一般美國人的心目中，的確有點莫名其妙。但其對於它的可能的設防，或許不覺得是個怎樣狂妄的計劃。關島本位在世界的另一邊——其與美國相距之遠，正同紐約和印度的距離一樣。它是美國最遠的西方。該島之距離夏威夷，尙遠過于夏威夷之距離太平洋海岸。

關島係位於日本的領海內。這一塊美國的領土，正處在國際委託日本管理諸島的中央。其四周皆爲日本各島所圍繞，最近的去不到四十英里。

假使美國如在該島設防，則其在日本所引起的反感，必同日本如在接近加利福尼亞海岸的加達里那(Catalina)設防所引起美國的反感相同。

而且又是同樣的沒有價值。一個日本的加達里那，不管它設防的多嚴密，但仍隨時可爲我們由聖地亞哥(San Diego)港出發的艦隊所陷，那時我們自可不費一個大，即可取得一個價值幾百萬元的砲台。同樣的，日本的艦隊也可以隨時攻取孤懸的關島并佔有其砲台，這對日本也是一件美國人民珍貴的禮物。

這末一來，這一幕惡劇即不會就此停止了。美國人的自尊心既受損傷，則美國的艦隊定將直駛而上，而太平洋的戰爭也必由我們一手造成。試想以一區區關島值得這樣小題大做嗎？

海軍的計劃尚包括其他各島——如中流島(Midway) 偉克豪蘭(Wake Howland)，倍克島(Baker) 及阿爾西安羣島等。甚至對於國際委託日本管理的密克羅內西亞(Micronesia)羣島，亦擬加以干涉。海軍當局力言這些羣島之交易日本，係受列強的委託，其中即有美國在內，故「美國必須堅持其在該島上既得的利益，」美國兵艦應該有權可以在這些羣島巡邏，一旦發現有違反委託的情事，即可採取相當的行動。

事事都能用「強硬」態度便可以成功嗎？一個人祇能說說，而不顧爲之後盾，便可以使美國離開困境嗎？記得老羅斯福總統有言——「他是碰到有勝利的把關時，是決不遲疑於挑戰的一切，但他說，『在無論何地，我們如無成功把關，日人如有何動作的舉動，則我們除預備戰爭外，必不能阻它』」。

我們必須下個決心。一個確定的遠東政策是必要的。猶豫兩可最是危險的。我們將讓東方問題還由中日英荷等國自由去解決呢？抑我們一時不妨先來做些自己國內的事，等到東方需要我們時，我們才再出面呢？或是我們現在就運用武力去干涉呢？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和戰的問題。我們現在除了戰爭，即不能插足東方。假使我們非插足不可的話，則我們即須毫無遲疑的從事戰爭；收回非列賓，鞭撻日本，接受中國的問題。反之，假使商業上的失望使我們放棄了非列賓，成爲我們在遠東實行帝國主義已一無所得的標記；假使我們決定與其花了幾百萬的金錢來使我們捲入亞洲的漩渦，不如以之建立海軍；假使我們從整個的看來覺得更却於我們有利……那末，日讓我們光榮地退却吧。

二 美國對日態度轉強

美國參院通過譴責日本慘炸廣州平民之決議，以及參院某有力議員宣佈，彼將贊助對日斷絕關係之修正案，此皆代表自中立法通過以後，美國外交政策新動向之重大徵兆。

譴責日本慘炸廣州平民之議案，乃由民主黨議員畢特門氏提出，畢氏爲外交委員會主席。此案通過之前數日，美國務卿胡爾曾呼籲譴責日本轟炸平民。同時關於轟炸的問題，還有西班牙的法西斯將軍佛洛哥，他似乎想勝過他的同類日本，造成空前的恐怖。但一般人看來，美國上院此舉，乃是反映美國一般人民對於日本在華軍事行動之憤怒。

對畢特門議案之惟一反對者，(據六月十七日合衆社電報所載)，是約翰孫議員。約氏認此議決案是「無意義的」。因此，引起議員對約翰孫詢

問，君是否「鑒於日本公然破壞條約並襲擊無防禦的人民」，而擁護對日斷絕外交關係之決議。金讓員宣佈，他自己是擁護這個決議的。約翰孫答復是：「這樣一個決議案不會得到普遍的擁護，因為他會引出一個『必然的結論——戰爭。』」

現在——除非再有一個巴納波事件發生——美國與日本的關係似乎不致破裂；不過在破裂方面已有明顯之趨勢，美國致日本的強硬照會，要求讓出美國財產並交與原主，即可為證。從美國一般的外交政策的觀點來看，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平時海軍建築費的通過，其意義尤為重大。再如美國顯欲將菲律賓列入美國太平洋防禦線之內，以及延緩考慮菲島立刻獨立之申請，皆足作為美國對遠東事件加深關切的更確實的證據。

美國對於中日糾紛的日加重視，還有幾件重要的發展，足資證明，如：(一)美國普遍各地的運動，為中國受傷軍民募集救濟金，對中國因日軍侵略以致無家無業的無告難民，供給食物；(二)美國及國際紅十字會主席台維斯嚴厲譴責轟炸不設防之城市；(三)美國譴責在日本「皇軍」主持及保護之下；日本在中國輸出鴉片，嗎啡及海洛英；(四)商務部向美國出口商發出警告，勿賒賣貨物與日本商人，因為日金有極陰惡的情形。

政府此種舉動已為一般人民所擁護，據六月二十一日華盛頓的路透社通訊，謂美國擁有七百萬會員之婦女協會代表通過一方案，建議政府「以集體行動為世界問題和平解決之惟一先決條件」。這些婦女團體均贊同美國與其他國家在財政方面及經濟方面合作——戰爭方法除外——以抵制對破壞條約國家的補助。代表們復促請根據現有的政策，制定

法律，不承認違反巴黎公約的方法所造成之任何局面，制裁的方法是限制或禁止與違約的國家有金融上的往來。他們還主張修改中立法，對直接威脅和平的國家，實行禁運軍火，同時對受侵略危害之國家，予總統以開禁之自由權。

紐約泰晤士報，批評婦女協會的行動說，「一般人注意於和平之方法。是一個開明的輿論，將要擁護一個積極的和勇敢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徵兆。」美國的強硬外交政策，特別在遠東，已是隱約可見。還有一個證明，據六月二十日華盛頓電，國務院發起一個運動，使美國人有外交政策的自覺，作為美國在國際事件中態度加强的前奏曲……此種運動之結果會影響到遠東，特別是中國，因為國務院急欲擁護世界上民主國家的立場，以抵抗獨裁的日本，這類國家是被認為近來破壞條約及無故略略的潮流的負責者。國務院的當局說，美國今天對付外交問題比任何國家嚴重而且足幾代所未有；因此，它們企圖穩定輿論，以擁護政府的外交政策，使得美國的地位在世界問題中有幾分重量。

據官方宣稱，美國現時必須當機立斷，「究竟它將繼續或加強其對一般民主國家的精神上的援助，抑將採用孤立政策。」華府的一般觀察家都相信，國務院已將美日的緊張關係，同美德的不斷摩擦，緊緊地聯在一起，而予以密切的注視。其行政當局，也毫無掩飾的宣稱，日德意三國，對於目前流行全球的蔑視條約義務及國際法紀的行動，應負大部的責任。有些觀察家並且相信，在下屆議會中，對於美國的整個外交政策，定將重新加以考慮。國務卿胡爾亦曾表示很歡迎有這末一席。

同時還有一種朕兆，獨裁國家對於國際條約之不能履行，使美國在考慮其未來的外交政策上，祇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路是美國完全放棄其海外利益，採行一種嚴格的孤立政策，這是行政當局所反對的。國務院認定孤立政策在事實上不可能，故其唯一可行的第二條路，便祇有與英法密切聯絡，以反對一般侵略的國家。

據有些觀察家觀察，美國外交政策的這種新動向，自奧羅斯福總統最近的大選上獲得勝利有關，它曾官方攻擊中立法和一般孤立主義者的情緒。副國務卿塞立(Reid State)氏於六月七日的一篇廣播演說中，亦曾聲明美國對於一般違法國家的侵略行為，必須準備予以制止。並謂美國擁護並加強國際關係上法治的目的，必非孤立政策所能實現。他並且認孤立政策，為「走上戰爭的間道」。據一位哈瓦斯社(六月四日)記者的報告，謂羅斯福總統現正發起一種運動，贊成美國在國際事務上，能担任一名更重要的角色。參議員畢特門於六月九日接見新聞記者時，亦曾表明議會或將修改中立法，使一切有關海上自由，中立國的權利以及戰爭方法的限制等問題，均將加以考慮。而為着使條約必須被人尊重，則對侵略者實施經濟的壓力，實屬必要云。

本報第一期要目

抗戰一週年
關於中國國家社會黨成立感想
關於民主政會前途
抗戰到底之幾個基本條件
希特勒祖國仇我政策由來
論改善政治機構
權力分配問題
北平的現狀(通信)

斯君鳴
張君勳
羅君基
陸君勳
費君時
孫君時
王君希
念君希

同時還有一種朕兆，獨裁國家對於國際條約之不能履行，使美國在考慮其未來的外交政策上，祇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路是美國完全放棄其海外利益，採行一種嚴格的孤立政策，這是行政當局所反對的。國務院認定孤立政策在事實上不可能，故其唯一可行的第二條路，便祇有與英法密切聯絡，以反對一般侵略的國家。

民衆內移西南問題

孫亞夫

化之發展，有言曰。

漢族自崑崙山脈東來，繁衍於黃河流域，經二千年之孕育，周秦兩漢文化以生。迨後因外族侵凌致成偏安之局，或完全為外族統治者，數見不一。每經一次之變亂，民衆必有一番之移動。其遷徙目標或為西南，或為海外。動履資料，史乘未備，稽考較難。茲就史實推究，移向西南者約分為四期：

第一期 東晉五胡十六國時代

第二期 南宋初及其末葉

第三期 明末清初

第四期 八一三以後

據上分期，則知每遇異族侵凌而不能抵抗時，民衆移動率最為顯著。至移動輒向西南者，不外因此方向文化低落，生活簡單，易以立足，及地形優越易於閉關自守。而茲聞之士著因此而受中原文化薰染，隨而逐漸開化發展，我民族遂得喘息，而更圖復興矣。

自穿華失守，徐州陷落，蘇浙皖魯豫等省人士，先後溯江河而上，多以棲息川康滇黔桂等省為目的。人數雖無統計，約略估算，當在千五百萬人左右。如是巨量民衆內徙，為我民族近三百年來空前未有之變流，其於文化言語之統一或將收極大效果。

證之往史，我民族每於外族侵略之後，恆有變遷文化應之以生。此次變亂之結果，將為一切殘廢文化之掃蕩蕩，而為真正的民族本身的新文化之產生。蓋無可誤也。吾師君勳先生於其書中論我民族文

「吾國治史者，向以周以前屬之上古史，秦以下屬之中古史，常以秦漢與魏晉併為一譯。

吾以為五胡亂華後，漢族之血為外人之血所侵入，此為漢族人種之一大變遷。故秦漢以前，與魏晉南北朝萬不可同以之屬於中古史中，而應將秦漢與商周合而為一。此新視線影響於歷史時代之劃分者一也。秦始皇隋煬帝，昔人視之為暴虐之君，然自其開拓疆土言之，可謂為有功於華族之人，此新視線影響於人物之價值者二也。……吾之觀點如此。就歷史之內容言之，應分三期：秦漢以前為第一期；自晉至唐宋為第二期；自元至清末為第三期。

第一期 漢族東來，立足陝晉豫一帶，與夷狄蠻戎爭雄後，有周末思想之發展，及秦漢而大一統……吾民族之發展，至此乃臻於極頂。假令吾人名此時代之漢族為比較的純血統時期，則漢族之最大光榮實在此時代。

第二期 魏晉之衰，遂有五胡擾亂及南北朝分裂。及隋唐統一，大發揮其活力，文物昌盛。宋代繼唐之後，文藝亦有相當發展。……所謂周程張朱之理學，實為佛教所激起。雖其講心性理氣之學，所用無非孔孟之名詞，然其思想之背景實出於佛教。……此時代之文化，非秦漢之嫡傳，而為混血後漢族之新產物。

第三期 宋以異族患深，一蹶不振。遼金

元以迄於清，祇明代治之於我。以較東晉與南宋，我族保持半壁河山者，元清乃並此而不可得。……殆以一國之主權，既操於異族之手，而主人之漢族僅處於奴隸地位，則其時漢族之文化自亦無由表現矣！……王陽明勉強在學術上政治上有所成就，支配有明一代之學風。

……清考據之學，號為極盛，不過一種文字學，對於民族思想之發揮毫無裨益。」

又曰：「文化之盛，與民族活力互有關係；有活力斯有文化，無活力斯無文化。惟有唐代之活力也，乃有唐之武功，唐之詩歌。其沈風餘韻，且以構成宋代之理學。及乎活力之衰也，乃有元清之屈服於外人，與清代豆釘支離之學。今而後不求民族活力之培養，而但講文化之應為動的或靜的，應為進步的或保守的，是猶不涸源而求水，不培根而求木也，安在其可乎？」（見明日之中國文化第十講）

凡上所奉之例，均足以證明民族之變動，輒為新文化胚胎之原因。清之末叶，厥為我民族陷危達於極度之時期。日人深察此種情形，遂敢恃武力以相凌歷二十餘年而共勢愈劇。自抗戰以還，各黨各派，以整個民族與國家之利害為前提，爭相團結，共赴國難。毅然為民族生存之共舍奮鬥。緣是而向之國家觀念之民族，因此外來之刺激，頃刻喚起其國家之觀念。一切因戰事而獲得之教訓，於承平之際，雖有三五十年之教育，不易收效者，今則一旦而成之。優遊選級之暮氣，為之一掃而空。而一羸散沙之民族，至今已滿成一組織堅固，並具有軍事化之國家。行見活力日增，而將成爲我民族

第四期文化之新時期，至其孕育此新文化最適當之所，蓋實在西南諸省。

西南鄰接英法屬地，民風樸厚耐苦，富藏甲於中國。雖目前因未加開發，民生貧苦。不若東南地理環境之美物質文明之盛，此乃自表而上觀察，未加深究者也不觀乎周秦之際，東南尚為蠻貊之域，及東晉五胡之亂，中原士族，避難江左，文化南播，顧及舊觀。自唐宋而退，漸駕北地而上之。有清中葉以降，江南以濱海之區，與外族接觸較早。吸收歐美文化，更開風氣之先。文明乃甲於全國。文化中心之黃河流域因二千年來，屢受外族戰爭之禍，民不得安其居，農工若不發達，反降至水準下矣！

中世紀前歐西土住，文化低落。逮夫北方民族，兩次南下，分佔普魯士法蘭克英吉利瓦沙等邦，文化為之易觀。及十字軍起，戰鬥歷二百年。軍事雖告無功，而以各邦文化流動溝通，復受希臘文化之影響，遂肇文藝之復興。千年以來，長足進步，臻於今日之盛。十五世紀西葡等國歐陽海外發展，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荷意英法紛紛移民彼土。盎格羅撒克遜斯 (Anglo Saxons) 建台家國於北美，晉為溶合各西族之文化，終以造成今日美利堅之燦爛光明。西法等人佔有南美，逐漸開拓殖，遂形成一拉丁美洲之文化。證之中外古今此類史實，則民族每一次移徙因其流動之故，往往一種新的文化，隨以發生。若今茲各省淪陷區域之人民，紛紛移西南，其必能為中華民族，孕育一種新型文化，蓋無疑也。

淪陷區域中移出人民，以最近統計觀之，其中知識份子，蓋占其本身最大比例，達十之八九。而一民族之中，此種份子，自為文化發展之推動者

。於此祇須政府賦以精神自由予以發展思想之機會，則因一種新環境之刺激，自能在文化方面有無限之貢獻。且我民族富於做習性與自發性，雖受外族壓制而終能不斷的向前進展，乘機輾轉。歐人每論東方民族長於模倣，尤以華人為甚，是故民族之活力培成，吾民族實最能吸收他民族之文化，而自一種新文化型。若佛教之東來，而成為另一種之佛教家思想是也。至於我之文化，據美人洛意佛氏羅衣食用具之考證，歸出於自身發展。茲舉洛氏之言如下：

「自農具耕牛車乘諸端言之，中國文化與古代之西亞諸族及巴比倫等，有極相類處；然自牛乳之使用言之，則東亞民族如中國日本高麗安南馬來半島，與中亞之土耳其蒙古西藏及古代之大夏絕異，以其一以牛乳為飲料，而一則否也。中國自古時早知飼羊，然不以羊毛為衣，與中亞之遊牧民族異。」

又文史學家威爾斯氏亦有言曰：

「中國人之造成其文化，似乎出於自發，無外界援助。近來作家有創為中國文化得之古代色木族 (Semite) 之說者，據河南出土之有色陶器，與中亞西亞東歐早期之陶器有相似處，以見在遠古時方已有文化上之接觸。然中國與色木族之興也同以新石器時代之文化基礎，一載於塔里木河，一起於歐佛拉底斯河 (Tigris and Euphrates) 下流，既有峻嶺之障，又有沙漠之隔，兩地人民雖欲往遷移居，而勢有不可得者。」

證上所言，我民族之對於文化，一方面既能自身發展，一方面又善吸收他人之長。則今日一部份民族移向西南，定有偉大之成就蓋無待於言。西南地廣人稀，雖移殖五六千萬人口，而於容納方面亦決

無擁擠問題發生。如能速定偉大之計劃，作有系統之發展，五年以後，一補氣之建設可收小效，十年二十年後，蔚然當有另一種新氣象，遍現此一隅者斷言也。

愚以為目前對於淪陷區域中之人民，已逃出者應儘量移往西南各地從事墾殖，未逃出者亦應鼓勵其來歸，至現有滇桂五省是也；一區為復興區域，西南之川康黔桂三省是也；二區為軍事區域，北之青海湖南三省是也；三區為軍事區域，今之陝西甘肅陝西三省是也；四區為軍事區域，今之陝西甘肅陝西三省是也；五區為軍事區域，今之陝西甘肅陝西三省是也。

吾人如能移五六千萬人口，於此西南一隅。由政府之先例，舉所有重要之工業，逐期建設。同時復努力於西南內部之工業交通，靈通建設。下之基礎，並力謀農畜之生活，則國家對於物質之生產，自能節節於安，食足而後知禮樂之莊嚴，夫然後會新的民族再造，其於茲乎？

直達仰光海口。由昆明乘滇越鐵路直達河內海。此其一。由現在計劃之由桂至越之路，其此二。由現在計劃之由桂至越之路，其此三。由現在計劃之由桂至越之路，其此四。由現在計劃之由桂至越之路，其此五。由現在計劃之由桂至越之路，其此六。由現在計劃之由桂至越之路，其此七。由現在計劃之由桂至越之路，其此八。由現在計劃之由桂至越之路，其此九。由現在計劃之由桂至越之路，其此十。